

● 国内首部反映出出版改革的小说

● 女性自白文学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惑

栗子 著

题记

人们说，这个世纪没有古典的爱情。人们说，这个世纪太浮躁，没有心灵的思考。我经历了一个类似爱情的“爱情”，美得无法记述，也结束得无从告别。它有如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，却也似一种从未发生过的想象般的感觉。以致我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，怀疑这究竟是真的存在过，发生着，还是一场梦……就像一次精神炼狱的洗礼，也有如透过灵魂视窗对一生珍藏的一次翻检晾晒。我疑惑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？是独有的美丽，还是不安分而受到的另类惩罚？……我问自己，这难道就是像我一样的人们的日子吗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惑/栗子著.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-7-5391-3867-1

I.惑... II.栗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26820号

惑 / 栗子 著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张秋林 彭学军

美术编辑 徐泓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8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30.25

字 数 434.7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867-1

定 价 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

盛

栗子 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
$$\begin{array}{c} \cdot \\ 0 \\ 0 \\ 3 \\ \cdot \end{array}$$

杂，它的第一要素应该是尊严与信念。

这是林黎们的追求。是他们父辈的追求。是要“生活着”这样一群人的追求。这洋洋几十万字就描摹了这样一种追求。笔触细腻、鲜明、生动、尖锐，甚至深入到了人物的灵魂。有时透着深切的抚慰和顶礼膜拜的崇敬，有时又不可遏止地宣泄着愤懑与不屑。在精神与思想的王国中，看美丽的灵魂是如何受难、揉搓、挣扎、奔突……最终极其艰难、又无比荣尚地握住了生命的权杖，在自我的地盘上，优雅地高昂起头颅，君临天下！

由此看来，“生活着”是多么的艰难，而这种艰难多半是来自心灵的，来自精神层面的，并有着诱人追忆的渊源。林黎满怀深情地追忆着父亲和汤姆叔高贵的风范和美好的人格，正是在他们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下，自己才拥有了与之一脉相承精神内核。主人公在追忆往事时那种沉醉、眷恋的态志，让人不由得生出许多艳羡——毕竟，不是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遇到如此卓越的灵魂摆渡者。

当然，既“生活着”就不能没有爱情，而林黎的爱情是不能流俗的，它宿命似的包蕴一些古老的元素：等待、内敛、隐忍、责任，却又蓄积了异乎寻常的激情与美丽。它被渐渐地沉入了岁月的河流，浓缩在一枚洁白的蚌壳中，幻化成珠。即便永不将它打开，甚至久久都不去看它一眼，但心知道——它在那儿，它会一直一直都在那儿。

而这一切，自始至终都被一种现实裹挟着，这个“现实”就是林黎全身心投入的出版事业，这是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追求和效忠的事业。从一个小编辑到总编辑，再到被权贵因私欲而

驱逐,林黎的事业轨迹让我们见识了这个又文化、又企业、又市场的特殊领域的种种人和事。使得我们这些一同在出版社干活的人读来,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熟稔与亲切,同时,警示的震撼与领悟的深透,也甚于一般的读者。而对出版的市场化和集团化的深入思考与分析,则显示出了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十分难得的理性、缜密、宏观和逻辑性。

做出版的人,写出版社的人和事,再拿给出版社出版,是不是有点像艺人把艺人的故事演给艺人看?但书既然出版了,就不仅仅只是圈内人看,肯定也不只是圈内人觉得好看,因为,它是写的一类人,一类人渴望“生活着”的人,这是这类人的一幕恢弘而美妙的大戏,我们会在一些场景看到自己、他人、朋友、敌人,和一些或高贵、或卑琐的灵魂。

但无论这个女子多么聪慧,都不可能将这浮华喧嚣的万丈红尘明晰于心,精神的落寞,事业的委顿,思想的憔悴,信念的暧昧……所有这些都纠结于心,缠绕搓揉,无法月白天青,又怎一个“惑”字了得?



引子

忙忙叨叨一天,坐下来,才意识到又是周末了。林黎愣愣地坐在办公桌的转椅里,下意识地给自己点燃一支烟,慢慢地吸着。

脑子停顿了片刻，不知不觉地又转动起来，她在想，现在真不同小时候了，日子总是过得太快，一周一周眨眼即逝，想想却不知实际干了点什么。记得小的时候，人总盼着长大，觉得大人是很神气的。现在，反倒期望日子最好能停下来。心里缺了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充实，似也少了对日子的期盼。过了四十几年，人当不惑，却处在了真正困惑的时期。日子让自己过得不可收拾，感情的疲惫，工作的疲惫，生命的疲惫，她觉得自己此刻有如幼儿时的无力自主，却偏偏又有着不同于年少时的庞杂意识。看看一切，已不能再回到单纯、新鲜和充满魔幻期待的时光了，她禁不住叹了口气。

算算一个人若能活到 80 岁,那也不过只有近三万个日日夜夜。自己已走过了一半,该是最自信的时期,却觉出了生命不确定的惶惑,以致光阴虚度的恐惧也在一天天加强。或许,她在想,我是否就像那个穿了有魔法的红舞鞋的舞者,因不停地旋转使自己只能体验脚尖着地的那点极限的快乐,而不由自主的旋转在控制了形体的自由后,意识也已无法左右磁场强大的吸附,非要到体力消耗殆尽时才可能彻底地解脱?那个生命

由渴望到投身再到无奈倒下的过程,虽美丽却不无悲剧色彩,这是否又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堂·吉珂德了?中古骑士的勇武是那么不自量力甚至滑稽,他与风车大战,谁都知道那执着会有怎样的结局。难道,自己正像他一样地可笑和可悲吗?

回想一年多来的心情,不断出现的压抑、纠结,反反复复牵拉拽扯着,她觉得自己似真要快接近那个无力撑持的度了……

下午的时候,好友彤非打来电话,说约了顾卓等几人晚上一起出去聊天。林黎从来就拿这个儿时的玩伴没辙,觉得彤非像自己的影子,无处不在,既难缠又不容拒绝,说话还常常使用命令口吻。那一刻,她问:“你不是在做两会的跟踪采访吗?怎么有空?”

彤非是大报记者,这些天来正忙得不可开交。但她一如既往,一副张扬不吝的口吻:“采访当然在做,这些天来,正是有太多的感受所以才要聊天嘛。我可不是你那样的工作狂!”

林黎哭笑不得:“这怎么又和工作狂连到了一起,哪对哪呀,真是!”她一笑,随即却答应了:“好吧,反正有日子没聚了,正想你们呢。去哪儿?”

看林黎没打歪歪,彤非并不急于揭密,故弄玄虚地留了个扣,只撂下一句:“反正一会儿你别溜,我们开车去接你。”

正需要一个释放情绪的管道和方式,林黎想,也该换换脑子了。人老钻在自己的情绪中出不来,自己都可能变成自己的牢笼。想着几个老朋友相聚,再加上彤非“新闻发布”时的神侃,她不禁为晚上那久违的气氛默然一笑。

5点半一过,彤非等人就已到了出版大楼的楼下。林黎告诉司机杨子晚上不必送她,便匆匆下了楼。

彤非、萧启、老大哥顾卓、“名记”陈子凯一行四人齐刷刷地候在车旁。看林黎出来,陈子凯打着哈哈:“大总编,最近也不愿理我们了,我可得先拥抱一下!”

林黎笑着挡开他伸出的手臂,说:“别瞎闹,大楼门前像什么样!”

看着这一幕，萧启悠悠地笑着，顾卓倚着车身仍是一贯的大哥风范，而彤非则嚷嚷着轰大家赶快上车。

“别克商务！”林黎冲着顾卓问：“换车了？”

顾卓一摇头：“萧启的。”

“真不敢相信。”林黎看看萧启,这个历来比大家话少的人,依旧坦然地笑笑。

上了车，顾卓坐到了司机的位置，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对林黎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，萧启最近可有个大的变化。这几年他搞的工程设备在市场上大受欢迎，几家大的企业争着要他，可他选了一家民营企业，准备大干一场呢。”

林黎转向萧启：“真的放弃设计院的铁饭碗了？”

萧启腴腆地说：“没办法，设计院越来越留不住人了。我坚持了这么多年，是因为对设计院有感情，可领导一茬一茬地换，越换却越找不着感觉。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我已经是坚守到最后的了。”

彤非快言快语：“要我看，你早就该跳出来了。”

萧启不无惋惜地说：“你们也清楚，咱们这代人，不管怎么说或说什么，都还有种责任感。其实，在院里我的收入也不少，只是再呆下去，恐怕这辈子也就到这儿了。”

陈子凯这时也适时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：“其实，换种思维方式未必不是好的选择，责任感不一定非要体现在固有的形式中。这次两会期间，我和彤非都深有感触，要说真正有活力的，还是人家民营企业，国企受制约的地方太多了。就说体制因素、干部制度……”

彤非有点急了，看陈子凯要大势铺演，她截住了这位平日搭档的话，嚷嚷着：“嗨嗨嗨，诸位！出去玩，咱别像开研讨会似的行不行，顾大哥可还开着车呢！”

顾卓听彤非拿他当幌子,不禁笑起来:“开车我可是老油条,不怕他们说什。不过,彤非说得对,这个话题可以留着后面说。有我给你们开车,还不好好享受一下?”

这话还真提醒了一车的人。要说顾卓可是个大腕级的人物,他自己开一家大公司,既做贸易又做工程项目,很有气势。虽说开车也是他的老本行,可这话说来就长了。

车里在座的,最早认识顾卓的是林黎和彤非。那时她俩借大裁军从部队转业,顾卓在市人事局军转办工作,本没有任何交情,却帮了她们的忙。林黎总说,若非如此,恐怕她俩今天还不知在做什么呢。

顾卓为人很地道,他是老三届的,比她们大不少,也当过几年兵。他曾说,那年月自己能当上兵,很幸运。的确,若不是当兵他该像其他人一样下乡或去兵团了。当兵后,或许是因为他来自大城市,又是一流中学的高材生,加上根红苗壮,工人家庭出身,新兵连训练后部队就把他分到汽车连了。那时,开车可称得上是叫人羡慕的黄金兵种了,因为即使提不了干,复员后也容易找到工作。不像现在,交几千块钱、糊弄两个月就能拿到本子,没什么可稀罕的。大概是由于当兵那段经历的缘故,顾卓对从部队回来两眼一摸黑的人很理解。在人事局,顾卓是个才子,他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大学生,加上人随和、稳重,跟局长们的关系不错。他对林黎、彤非这类小有才气的人很是关照,彤非和林黎从部队转业,借此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换,一个做了记者,一个当了编辑。这便是林黎、彤非一直对顾卓充满感激并尊称他“大哥”的原由。

90年代中期,顾卓自动离职下海了。当时,所有的人都觉得惋惜,因为他那时已做了两年的处长,还有往上升的可能。刚下海那两年,他着实过了一段艰苦打拼的日子,整天东奔西跑的,车自然也是自己开着。只是到了近几年,生意做大了,想的事多了,为了安全他才聘了司机。但是,这并不是说他绝对不自己开车,跟他打天下的那辆二手的老牌林肯,他甚至从来不让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动,凡沾重大场合还都会亲驾出席。他说,公司做大了,后来买的车显然比它高级,但那辆林肯却是他的福星。不过,这两年由他当司机来载别人的机会毕竟少多了,可以说,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。

林黎笑着调侃道:“顾大老板,俗话说‘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’,你这手

艺老不练，别手潮吧！”

顾卓开心地回敬了一句：“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一代，一切早已融化在血液中了。”

车上顿时活跃起来，大家开始聊起一些好玩的事。林黎忽然想到还不知去哪儿呢，便问：“咱们这是去什么地方？彤非神神秘秘的，到现在都没告诉我。”

陈子凯说：“这是萧启的主意，他说没点神秘感你准不愿出去。”

顾卓接过陈子凯的话说：“他们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这段时间过得不怎么顺心，得带你去散散心。这不，拉上我陪你去郊外。”

沉默了好一会儿的萧启，这时插进话来，解释道：“蓟北新开发了一个田园景区，知道的人还不太多，关键是那里自然天成，味道很好。我们可以去吃农家菜，可以在山间散步，有山有水的。傍山还开着一间很简朴的茶坊，但茶和茶艺都不错，这在北方比较少见。另外，要有兴趣，我们还可以玩一些城里玩不到的节目，比如骑骑马、到蒙古包坐坐，体验一下篝火晚会的娱乐气氛，挺放松的。”他的话说得太紧凑，脸也因之涨红了。

彤非了解萧启的这点出息，忙帮腔解围：“为了这次出行，人家萧启把他的新车都贡献出来了。所以林黎，你就好好谢谢我们这帮哥们吧！”

林黎顺势忙说：“多谢，多谢！我真是感激涕零啊。”

林黎的语调有些调侃，不过，她说的却都是心里话。大家都是忙人，然而，又从来都会在不经意间就给你一份惊喜，让你体味一种感动。所以，她是从心里感谢这些朋友。

一路上，大伙儿聊着闲天，不觉时间的长短。顾卓的车开得还真是好，又快又稳，流畅娴熟得让人舒服。这样一来，几个人就为开车又是一通七嘴八舌，彤非借势也把矛头又指向了林黎：

“嗨，我说，我们几个虽然半吊子，比不了大哥，可也就你算是门外汉了。怎么样，该学学车了吧？”

陈子凯也添油加醋：“自己开车的感觉真的很爽！林黎，现在开车几乎是一种白领的时尚，也快成为常人能力的事了，你干吗就不学呢？”

·
·
·
·
·
·
·

·
0
1
1
·

林黎带着几分无奈却又得便宜卖乖似的口吻,为自己解嘲道:“我没机会学呀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,出版局不像你们,根本就不允许动单位的车,自己买辆车又没时间用。我这几年过得除了家就是单位,除了单位就是家,两点一线。真要是自己出个门,还有你们几位高手伺候着。再说,我最大一个毛病就是缺乏方向感,不认道啊!”

没等林黎话音落净,彤非紧跟着就说出一句:“你还就是个天生拉车不认道的主儿!”

萧启笑了,因为谁都听得出彤非的弦外之音。但是,他不经意地把这句拐弯的话又拉了回来,说:“其实自己开车,自然就认道了。坐车的人都不记道,因为不留心。”萧启就是这样,总不忘适时地给林黎垫个合适的台阶。

顾卓身为老大哥也赞同萧启:“这话不错,林黎要是真开了车,这不会是问题的。所以,彤非你就不要老借题发挥了。”

彤非大笑:“抱歉,习惯了。我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嘛……”

就这样,一个来小时,一行人不知不觉就到了那个被称为远水涧的自然景区。

正像萧启说的,这里真是一处世外桃源。整个晚上,几人尽兴地体验着这里的淳朴风情,虽说初春的山里还是凉意袭人,但林黎的神经在这环境和氛围中开始松弛下来,心中也有了一份愉悦的快意。

在“山角茶坊”品茶时,他们开始聊起有关两会期间的事。陈子凯说:“这次两会真的是与以往不同,民企给正了名,很活跃,人们的民主意识也真是增强了许多。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事,专家、学者们的言论及表达很有个性,媒体这次好像也有了点干头。我觉得,这有点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时讨论的热闹劲,不过已不像当初那么凝重了,而是有着一种理性的、宽松的氛围。”

彤非对此表示认同:“没错!从这次会上,感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是推进了不少。经济改革走到今天,许多问题已不容忽视,味道开始对起来了。”

林黎联系到眼前,仍不免有点惆怅,说:“你们说的我都注意到了。只是论及现实,我没你们那么乐观。特别是中观层次我觉阻力很大,恐怕没那么容易。”

聊的内容就这样蔓延下去，彤非和陈子凯分别讲了各自采访中的一些见闻，特别是那些民营和国企改革成功的个案，林黎感到还是受了些激励。

看看表已经 11 点半多了,那里比这儿早两个钟头,也就是说已经 1 点半过了。林黎冲着电话有些发急:“宝贝,你怎么还没睡,这都几点了?”

点点听说,妈妈此刻人在郊外,而且一起聚会的都是她熟悉的叔叔阿姨,便要求和每个人说几句话。待她一个不落地聊过后,又转而对接电话的林黎说:“妈妈,我要做一个大作业,分析一部小说人物性格的形成因素和过程,可我对西方特别是德国的一些历史背景不熟悉,你得帮我查些资料。”

点点一本正经：“那可不行，我得引经据典，需要确切的出处。这可是我本学段语文考试的内容，不能马虎。而且，我得借周六、周日把它完成。”

林黎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。挂了电话后，她有点无可奈何，对着几位一摊手：“没辙，女儿 No.1，我今晚还得回去。”

几个人没料到，多少有点扫兴。毕竟是陪她出来，而这个主角却要中途退场。不过，大家都了解林黎家的特殊状况，她和江川离婚后，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所以也只有表示理解的份。

萧启说：“我送你吧。”

告别前，林黎对大家抱歉地说：“实在对不住了。不过，我今天真的很高兴，心领了。你们好好玩，就算替我多玩出一份吧。”

顾卓担心萧启走夜路是不是有把握，但萧启坚持。林黎说：“放心吧，萧启性格这么稳，不会把我撂半道的。你也难得这么消闲，放松地歇两天吧。”

一路上，萧启车开得聚精会神，他让林黎闭目养神，两人便没再多说什么。

林黎到家时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，分手前，萧启说：“明天一早，哦不，天亮后我还得赶回去。过两天，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
看萧启的认真劲，林黎忍不住问：“有事儿？”

萧启沉吟了片刻，有些犹疑：“我……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林黎……”

林黎一笑：“回头吧。”

萧启知道不是多谈的时候，便和林黎握手告别：“那么，睡个好觉。”

林黎进家后，冲过澡，困意消去人反而有些兴奋，睡不着。但毕竟时间太晚了，她打算还是先歇几个小时，上午把女儿的“作业”完成，然后再按习惯给她写封信。

离上次聚会一晃四五个月过去了,已是盛夏。这期间,不少事山呼海啸般地相继发生着,让人疲于应付。

周日,彤非一直心神不安地在家转磨磨,从一大早她就摸摸这儿摸摸那儿,总是定不下神来。说是打算这个周日好好在家陪陪老公陈滔和儿子的,可她眼见着家务活却不想碰。打开了电视,连续地换着台,觉得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内容。随后拿起一本书,翻了两页,就又扔到一边了。

陈滔让老婆搅得也有些静不下心了,他看着不断在眼前晃荡的彤非,终于忍不住问:“怎么了,什么事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?”

彤非愣愣地盯着老公,好一会儿后,所问非所答地冒出一句:“我得去看看林黎!”

一段时间来,彤非觉得,林黎像被病魔缠着脱不了身似的,整个人极度疲惫。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苦撑,也一次次跟自己的精神作战,她感到心疼。彤非心说,事也真怪了,今年怎么什么都赶到一块儿呢?就说春天的那场瘟疫吧,本该是一个阳光暖照,人们出游踏青的季节,却偏偏被什么莫名其妙的 SARS 搅得全民皆兵。好像偏不肯让经历了整个冬天的人们,换下沉沉的死寂,去舒心地透口气。SARS 总算过去了,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,就连自己这个当记者的人,也亲历亲为,感受着心灵的特殊震撼。大家都说,经历了这份艰难,总该来点“知性的休息”作为补偿了,可偏偏是林黎,又再一次成为了压在自己心上的石头……

彤非想,林黎这个大小姐也真够麻烦的。“大小姐”是林黎在家里的昵称,她爸爸打小就宠她至极,黎阿姨也就是林黎的妈妈,曾多次当着大家的面埋怨林叔叔不知哪辈子欠她的!昨天,忙完报社的一篇稿子,她连续给林黎打过几个电话,可她都不接,好像失踪了。再问家里人,黎阿姨